

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

刘春迎 吴爱琴 主编

考古郑州

任伟 刘彦锋 著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



科学出版社

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

刘春迎 吴爱琴 主编

考古郑州

任 伟 刘彦锋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对郑州市考古工作及相关科研成果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这些考古发现与研究,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华夏文明的探索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书以时代为顺序,介绍郑州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战国秦汉及唐宋元明时期的考古发现情况,资料齐全,内容丰富,是了解和研究郑州市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著。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民俗学及方志学等方面的工作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郑州/任伟,刘彦锋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1

(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刘春迎,吴爱琴主编)

ISBN 978-7-03-062894-7

I. ①考… II. ①任… ②刘… III. ①考古发掘—研究—郑州 IV. ①K87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6600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闫广宇/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图阅盛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9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6 1/4

字数:590 000

定价:1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本丛书由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资助出版

本丛书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考古视野下辽夏金元服饰演变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
(批准号: 17BKG028) 阶段性成果

序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河南则是摇篮里的一颗明珠，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中原”“中州”之称。河南境内群山起伏，河流纵横，平原辽阔，深得天时地利之便。黄河自陕晋边境折向东流，经河南中北部，东入华北平原。远古时期，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生息、繁衍、劳动在这方神奇的热土上；旧石器时代，东播西传，南来北往，中原沃野为必经之地；新石器时代，这里更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夏商周时期，河南已成为三代文明的核心；两汉魏晋乃至隋唐，河南仍处全国的中枢地位；直到北宋定都开封，还展现了中原地区最后的辉煌。

皇天后土不仅在河南造就了数以千计彪炳青史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为河南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奠定了河南文物大省的历史地位。河南境内，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如群星散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仅河南省就有358处，位于全国前列。从夏朝至清朝的4000余年间，先后有20多个朝代的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在河南境内共出现了200多座古代都城，其中建立朝代多、历时长、规模宏伟、影响大，并且如今依然是大中城市的重要古都就有八座（北京、西安、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南京、杭州），并称为“中国八大古都”，这里仅河南就有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四座，占据了半壁江山。

中国考古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既受到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影响，又吸收了欧洲田野考古的营养。而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作为我国的文物大省，其考古发现和研究，堪称中国考古学的缩影。1949年之前在河南开展的考古工作，如渑池仰韶村、安阳殷墟、汲县山彪镇、辉县琉璃阁、永城造律台的发掘等，都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河南的考古工作取得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2001年，由考古杂志社组织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河南省共有17项入选，名列全国各省市之首；自1990年开始至今，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和中国考古学会每年一度连续举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截至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30届，河南共有40多个项目入选，总数亦稳居全国第一。在河南境内的洛阳、安阳等地，因为其考古地位特别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分别设立了洛阳工作站和安阳工作站，设立了新石器时代考古队、二里头遗址队、偃师商城队、汉魏故城遗址考古队、隋唐城遗址考古队等一批重要的社科院直属考古科研机构，开展考古发掘和科研工作。

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是经教育部批准、依托河南大学组成的两大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平台，是以黄河文明及沿岸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综合性研究机构。为进一步探究黄河文明发祥

及其历史演进，中心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开展了《考古中原》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丛书分“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之古都系列”和“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之历史文化名城系列”。一期“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之古都系列”以河南境内的四座重要古都为依托，分别由《考古开封》《考古洛阳》《考古安阳》《考古郑州》组成；二期“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之古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系列”拟将成果扩大至河南境内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其他主要的文化名城，编著《考古南阳》《考古商丘》《考古新乡》《考古三门峡》等。目前一期四部书稿已经全部完成并交付科学出版社，将于近期与广大读者见面。

郑州、洛阳、安阳和开封等地因历史悠久，文物遗迹丰富，均开展过大量、重要的考古工作，出版和发表过多部考古发掘报告和数量众多的考古发掘简报，围绕这些重要考古发现而发表的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更是不计其数。然而，以往的发掘报告和发掘简报都是“就遗址而遗址”，相关学术研究也往往是“就发现而发现”，材料和成果相对零散。本丛书的重点则是利用河南省四座著名的古都以及诸历史文化名城历年发现的重要考古资料，以时间轴为脉络，从石器时代开始，分上古人文始祖时期、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直至明清，把历年来在一个特定地域内发现的考古资料汇集在一起，揭示出特定地域内不同时期文物遗存间的相互依存和发展演变关系，揭示当地历代重要城址和区域文明历史变迁的轨迹，并根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归纳出各个时期、各个城市、各个地域的黄河文明特征与时代贡献，从而进一步阐述生活在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如何利用黄河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流域文明。

河南大学考古中原系列丛书之古都系列主编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春迎和河南大学文物馆馆长、研究员吴爱琴。他们二人在调至河南大学工作之前，都长期在开封文物战线上工作，特别是刘春迎教授，曾担任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奋战在开封文物考古第一线，近年来先后有《北宋东京城研究》《考古开封》《揭秘开封城下城》《北宋开封城史话》等著作问世。本次系列丛书中的《考古开封》是在2006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的基础上，经补充完善后的修订版。丛书的另外几位作者，如《考古郑州》的任伟、刘彦锋，《考古洛阳》的史家珍、吴业恒，《考古安阳》的孔德铭，都长期在河南文物考古战线工作多年，既有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又有较深的学术造诣，由他们担纲执笔，确保了本丛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我相信，这部系列丛书的出版，将会对河南、黄河中游地区乃至全国的考古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王巍

2019年9月于河南大学

绪 言

郑州地处河南中部偏北，黄河中下游，位于伏牛山脉东北翼向黄淮平原过渡的交接地带。全境除市辖区外，共有五市（登封、巩义、新密、新郑、荥阳）一县（中牟），东西长135~143千米，南北宽70~78千米，总面积7446.2平方千米。其地理位置为：北纬 $34^{\circ}16'$ ~ $34^{\circ}58'$ ，东经 $112^{\circ}42'$ ~ $114^{\circ}14'$ 。市区海拔为86~130米。年平均日照2385.2小时，年平均降水量636.7毫米。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十分适宜人类生存。

郑州地区地质构造复杂。由于经历元古代地壳的“嵩山运动”、“吕梁运动”和中生代的“燕山运动”，发生了豫西褶皱带，形成了嵩山、箕山隆起区。加之新生代的作用和黄河的泛滥，形成现在的地貌，地形西部高、东部低，呈阶梯状，从中山—低山—丘陵—平原过渡，山地、丘陵、平原之间界线分明。

郑州的河流，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流入黄河水系的有伊洛河、枯河、汜水；流入淮河水系的有贾鲁河、索须河、梅河，以及贯穿市区的金水河、熊耳河等大小河流124条。

郑州地区自古就是人类生息繁衍的重要场所之一。自旧石器时代起，人类就在郑州地区栖息生活，巩义洪沟遗址、登封西施遗址、荥阳织机洞遗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等均发现有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至新石器时代，郑州地区的早期文化蓬勃发展，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绵延发展，承继数千年不曾中断。至夏商周时期，郑州地区出现许多对区域文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遗址，王城岗、新砦、大师姑、东赵、望京楼、京襄城等不同时期的城址林立，郑州商城、郑韩故城等都邑性聚落更是作为当时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长期存在。

郑州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考古资源，吸引着国内外的学者到这里调查发掘，近百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不仅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重构中华文明史中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郑州考古工作的初期开展

郑州地区的考古工作已有近百年历史。

1921年，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派遣助手到河阴县（今荥阳市）调查，在黄河南岸发现了秦王寨、牛口峪和池沟寨3处遗址。

1922年，瑞典人T. J·阿尔纳以农商部地质调查组的名义，在青台村一带收集新石器时代彩色图案陶片，并编辑成《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一书。

1932年，中华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河南省政府联合组成河南古迹研究会，并在河南境内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标志着地方研究机构的兴起和发展。

1934年5月，河南古迹研究会赵青芳、韩世哲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广武一带考察，在黄河南岸的巩县塌坡、马峪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5月2~12日，郭宝钧、赵青芳、韩维周发掘塌坡，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器、红陶器和石斧等遗物，又在地面发现黑陶片。5月4~11日，韩维周在马峪沟开坑7处，发现仰韶文化遗存，文化层厚达2.4米。5月21日，郭宝钧等还在巩县陈沟敖马顶发掘，发现仰韶文化遗迹。10月，赵青芳、韩世哲在广武县青台、峨眉岭发现2处仰韶文化遗址，又在郑州至巩县之间发现仰韶文化遗迹多处。10月15日至11月13日，郭宝钧等在峨眉岭发掘仰韶文化遗址，后又在旃然河（即枯河）西岸开掘探沟9处，发现龙山文化遗存。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还曾发现分间的房屋遗迹。这一批发掘资料，成为纠正安特生等学者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重要实证。

国际学者在郑州的调查及河南古迹研究会在郑州考古活动的展开，拉开了郑州、河南乃至中国近代考古的大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郑州的考古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郑州考古学文化面貌初显。

1950年12月，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河南省文物工作者进行首次考古调查。

1951年3月，为配合治淮工程，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又做了一次文物调查，郑州市及巩义、登封等地均发现有史前遗址。4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王仲殊、安志敏、马得志等同志组成河南调查团，在郑州附近调查了南关外废碉堡（殷商遗址）、白庄（史前仰韶期遗址）、凤凰台及紫荆山（周代遗址）共4处遗址。4月19日，调查团转移到成皋县广武，调查了青台、平陶故城、点军台、秦王寨、霸王城及汉王城、荥阳故城、敖顶（即陈沟）、牛口峪、池沟寨共9处遗址，并对点军台、青台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州辖区内的首次考古发掘工作，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原文物考古工作的关注。

1950年秋，原河南古迹研究会成员韩维周先生在郑州二里岗一带发现一批陶器标本和石器，正式揭开了郑州商城的调查发掘工作。随后，各级文化部门的文物机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展开数次调查，发现了人民公园和紫荆山一带的商代文化遗址，证明了郑州埋藏有丰富的商代文化遗存。其后安金槐先生主持发掘了二里岗遗址、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通过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城垣遗存范围，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千米，现存城墙最高处约5米、平均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率人在河南登封、巩县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寻找“夏墟”，拉开了考古学界探索夏文化的序幕。1975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

2座面积近1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小型城址，迎来了夏文化探索的高潮。

总体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起，关于郑州考古的大发现接连不断，令人震撼。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比活动开展以来，郑州已经获得13项，同时还有4项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

二、郑州各阶段考古工作成果简述

郑州地区在旧石器考古中虽然极为重要，但旧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一直是个空白，而1985年荥阳县（今荥阳市）织机洞旧石器洞穴遗址的发现及1990~1995年对其进行的发掘和研究，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还带动了郑州地区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开展。1994年3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在巩义洪沟村发现旧石器地点并进行初步清理，从黄土堆中发现一处距今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遗址，随后又于荥阳庙子乡风景管理区发现蝙蝠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这些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发掘材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证明郑州地区地处地理上南北方的交接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具有以北方细小石器文化传统为主、南方大砾石石器文化为辅的特征。

位于郑州市西南郊的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数以万计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制品、动物骨骼及其残片等，还有20多处用火遗迹，以及由上述遗存构成的古人类居住活动面。新郑市观音寺镇唐户村南部黄帝口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获取了一批重要的旧石器晚期材料，出土遗物以石英断块和碎屑、动物化石、烧骨及炭屑为主。新郑市梨河镇赵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生活面遗迹，最重要的是在发掘区的西南部发现了以象头骨为中心的遗物密集区域。在象头骨的周围发现了大量的脉石英、石英砂岩等，石器有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另有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等。象头骨附近有很多碎骨，其东侧还发现有羊的上颌骨碎块，带有颊齿，西北处不远有鹿角残块。这些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中原地区在距今5万~3万年前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与复杂的人类栖居形态。

新密市李家沟遗址的重要收获是发现了连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剖面，清楚地展示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据加速器质谱碳十四等年代测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距今10500~10300年（经过树轮校正，下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层距今10000~8600年。这一发现解决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问题。地处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李家沟遗址的发现探讨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课题中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生产能力的提高，工具的改进及原始种植技术的出现，人类大约在距今1.2万年迈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郑州地区不仅发现并发掘了以李家沟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早期遗存，还发现了50余处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为认识和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已发掘的有新郑市裴李

岗遗址、沙窝李遗址、唐户遗址，新密市马良沟遗址、莪沟遗址，登封市双庙沟遗址，巩义市铁生沟遗址、滩小关遗址、瓦窑嘴遗址、水地河遗址，中牟县宋庄遗址等。

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了郑州地区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形成了聚居的村落，先民们从事着以原始锄耕农业、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的氏族经济生产活动，为研究我国农业史、制陶史、纺织史及仰韶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时期大面积居住基址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居住基址分区、分片布局，从社会学角度为探讨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家庭组织的出现提供了重要资料。

郑州是最早开展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地区之一，也是仰韶文化遗存最集中、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还是开展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发掘最多的区域。已进行过考古发掘的有郑州市大河村遗址、林山寨遗址、后庄王遗址、西山遗址、胜岗遗址、尚岗杨遗址、高新区朱寨遗址，荥阳市点军台遗址、青台遗址、方靳寨遗址、汪沟遗址，巩义市赵城遗址、水地河遗址、双槐树遗址，登封市颍阳遗址，新郑市唐户遗址等。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时期考古研究证明，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中华文明的中心，许多创造发明乃至中国早期文明都诞生于这片沃土之上。早在6000年前，郑州地区的先民在继续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发明了养蚕抽丝、织造丝绸与绢罗，青台遗址出土的炭化绢罗片即证明郑州是中国最早发明养蚕抽丝和织造绢罗的地区。郑州出土的百余件仰韶文化时期陶器实物还证明中原地区是全国最早发明焙烤食物的地方，进而反映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时期的食物和其他物质资源较以前均有了较大丰富。郑州地区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中普遍发现的红烧土房基在地下保存数千年，出土时地面仍像现代水泥地面一样坚硬，说明当时人类不仅懂得防潮保暖技术，对许多物质的物理变化等也有一定认识，科学知识促使人类进一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

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鼎盛时期，较多的物质财富促进了家庭和私有观念的强化，也促进了最早国家形式的萌芽。1993年，西山古城的横空出世，让人们领略了五千年前中国最早版筑城池的雄姿，这座仰韶文化古城址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被学术界誉为“中华第一城”。

到仰韶文化晚期以后，郑州地区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由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结构的变化，整个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变，从考古学文化讲，开始进入河南龙山文化时代。郑州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多与仰韶文化遗存同处于一个遗址之中，已发掘的有代表性的遗址有郑州市大河村遗址、站马屯遗址、马庄遗址，荥阳市竖河遗址、河王遗址，新密市古城寨遗址、新寨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程窑遗址等。其中，历经了四千余年风雨仍磅礴屹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寨城池，体现了使用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更为人们寻求祝融之墟带来希冀。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史书记述其中心区域即在以郑州、登封为中心的地区。考古调查和发掘也证明了史书所记绝非毫无根据：在嵩山周围，尤其是在嵩山南侧、西侧，均已发现大批夏代聚落遗址，其中有20世纪50年代就已进行过发掘的巩义市稍柴遗址，而70年代发掘的登封市告城镇王城岗遗址最为重

要，是研究夏文化的重要对象。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引发了人们对夏王朝变迁的更多遐思，使人们看到了寻找夏王朝的曙光；新密市新砦遗址的重点发掘，完全印证了在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文化遗存的事实，为探讨夏文化拓展了新的空间和研究内容；大师姑夏代城址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二里头文化城址，填补了我国夏代城址考古的空白；望京楼遗址更是发现了夏商两重城址和迄今最完整的商代城门，城门设施突出体现了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是我国较早的、形制较为完备的瓮城。

20世纪50年代初在郑州首次发现二里岗文化，后又发现郑州商城，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现主流观点认为，郑州商城为商代早期的亳都。

20世纪80年代于郑州西北郊发现小双桥遗址，90年代对其进行重点发掘，发现大面积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期夯土台基和祭祀坑，尤为重要是遗址范围之大，经钻探已达144万平方米，学者据史料记载多认为该遗址是仲丁迁隰之隰都。

娘娘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遗址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发现一处西周晚期到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蚌器、石器。结合有关文献记载，该遗址可能与西周晚期郑国东迁首居之处有关，是研究西周晚期郑国及其与虢、郕等国关系的重要材料。

荥阳市官庄遗址的多重环壕、城墙及相关遗迹是最为重要的发现。与娘娘寨遗址相比，官庄遗址两周之际的遗存更为丰富，为完善郑州地区的两周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资料。从遗址面积看，官庄城址外壕的围合面积超过130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原地区最大的西周城址。此外，官庄城址多重环壕、大小城南北并列的结构也非常独特，其性质值得进一步探讨。

1999年10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阳街（今科学大道）西拓工程中，于道路占用的洼刘遗址范围内发掘西周早期随葬青铜器的墓葬12座，随葬陶器的平民墓葬60座，出土一批重要的随葬品，为探寻管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

进入东周以后，郑州是周王朝的东大门，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新郑市郑韩故城、郑州市区及西北郊发掘的数以千计的春秋战国墓葬是春秋战国考古中的重要研究资料。其中，较为重要的考古成果是郑韩故城内的发掘。1993年新郑市修建金城路，发现多座青铜礼器坑和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60多件。1994年10月至1995年3月，在郑韩故城东城中南部（今新郑市城市信用社基建工地）的发掘中，发现了6座青铜礼乐器坑和56座殉马坑，出土青铜礼乐器57件。1996年9月至1998年10月，在郑韩故城东城西南部（今城关新华路中段南侧），发现青铜礼乐器坑18座、殉马坑45座，出土郑国公室青铜重器348件。东城区的多座青铜礼乐器坑和出土的大批青铜礼乐器，填补了周代社祀礼形式的空白，对于研究当时祭礼的用鼎、用牲和与之有关的仪礼制度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的郑州以古荥阳为中心，因地处交通要道，经济日趋发达。这时候，荥阳已是海内闻名的城市，有“富冠海内”“天下名都”之美誉。考古工作者对荥阳故城进

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许多秦汉时期用于城市房屋建筑的瓦当、板瓦、筒瓦、铺地花纹砖和空心砖等,这些砖瓦纹饰精美,图案多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此外,还发现有大量汉代墓葬和作坊遗址,反映了当时荥阳城的建筑风貌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

西汉时期,官营手工业发展较快,其中最重要的是冶铁业。位于巩义市西南的铁生沟冶铁作坊,在西汉时已开始用煤冶铁,冶炼出了球墨铸铁铁器,在世界冶金史上居于先进地位。古荥冶铁遗址发掘出了大型炼铁高炉炉基和几百件铁器,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古代冶铁场地之一。

郑州地区汉代墓葬群分布密集,数量庞大,是了解汉代社会在经历春秋战国社会长期整合后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较好资料。其中,新密市打虎亭汉墓、荥阳市茭村汉墓,从墓葬规模、墓内壁画艺术水平及相关内容上看都是汉代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

隋唐宋元考古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郑州地区分布有大量隋唐宋元瓷窑址,唐代白瓷居全国之冠,而巩义黄冶大量生产的唐三彩则是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从目前巩义唐三彩窑址的发掘情况和大批唐墓中出土的唐三彩观察,郑州巩义生产的唐三彩种类齐全、造型精美、色彩瑰丽、制作精良,是目前全国唯一发现有生产三彩陶窑群的地区。郑州地区大量宋代壁画墓也是其在全国范围内优势独具的财富,在已发掘的数十座宋代壁画墓内,出土了大批保存完好的宋代壁画,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深入,郑州考古学文化面貌逐渐清晰,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考古学文化链条完整,尤其是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郑州地区一系列重要城址相继被发现,夯实了郑州在中国国家文明史中的地位。2004年11月5日,在中国古都学会第21次会议上,郑州被列为大古都,成为继北京、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后学术界认可的第八大古都。同时郑州还成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核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目标架构中,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书写着文化交流、融合、创新的新篇章。

三、郑州地区文化遗存和考古发现的特点

1. 重大发现层出不穷

在郑州近百年的考古发现中,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郑州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新郑郑韩故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被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遗址、郑州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荥阳关帝庙遗址、新郑唐户遗址、新郑胡庄墓地、荥阳娘娘寨遗址、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郑州老奶奶庙遗址、郑州东赵遗址等先后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在全国诸城市考古新发现入选名单排名中位列第一。

2. 时代悠久，绵延不断

郑州考古重大发现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久远，正因如此，郑州的每次考古发现都令人耳目一新，并且都拓展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知。

从最初发现较厚的地层堆积与多层石器文化的荥阳织机洞遗址，到以郑州老奶奶庙遗址为代表的嵩山东南麓旧石器地点群，郑州旧石器时期的考古发现填补了过去中原地区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旧石器文化发现的空白，也确切证明了有关晚更新世东亚地区的古人类在最后冰期寒冷气候中灭绝的认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新密李家沟旧石器—新石器过渡阶段遗址首次发现了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层的堆积，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两个时代交替的缺环问题，尤其是遗址内大型石器和就地取材的大石块，以及陶器的出现，揭示了人们在居住、取食、制作等行为方面的新变化。

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唐户遗址的农业已度过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裴李岗文化在聚落分布、生产活动、谷物种类（粟和稻）、农业工具和家畜品种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对以后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遗址首次发现了五千年前人们建造的城池，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建筑技术最为先进的早期城址，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西山城址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早期城市的起源，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及中原地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古城首次发现了大型成组的廊庑式建筑夯土基址遗存，这一组建筑的发现，在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乃至文明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掘到与史册所载的“禹都阳城”相呼应的夏代文化城址，开启了探索夏王朝文明的道路。新密新砦龙山文化遗址首次发现晚于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文化城址，填补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中间的缺环。郑州大师姑夏代城址首次发现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为研究夏代方国与社会结构，探讨夏代晚期夏商文化关系、夏商交替年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首次发现二里岗文化城池套二里头文化城池的城套城遗存，对于探讨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两种文化的更替、分界及早期中国城池的建制、布局具有重要意义。郑州东赵遗址首次在同一地点发现了新砦时期城、二里头时期城、商代早期大型建筑夯土基址、东周时期城等遗存，构成自夏至西周清楚完整的年代序列，对于研究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变迁、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及郑州商城的关系、西周初年管国的探索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郑州商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中首次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商代早期亳都都城遗址，不仅为殷商王朝晚期的历史文明找到了源头，还首次将有实物可证的中华文明史和中国都城史的时间上限由2700年前拓展到3600年前。郑州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首次发现处于郑州商城和安阳洹北商城之间的、具有都邑规模和性质的城址，带来了夏商考古学上的一个新突破。荥阳关帝庙遗址首次发现经过规划的、功能齐全的商代晚期大型聚落遗址，使人们首次了解和认识了商代都城之外乡村聚落中平民居住、生活、生产的状态。

荥阳娘娘寨遗址、官庄遗址发现两周时期城址，填补了两周文化的空白。

秦汉以降，郑州地区仍为全国交通、贸易、工农业和文化交流的重点区域，冶铁遗址和数以千计的墓葬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

隋唐宋元考古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隋唐大运河的开凿使郑州成为漕运中枢，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这些郑州地区考古大发现提供了中国先人创造的灿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实物，形成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时代文明的新认知和新概念，建立了中国上古史的新坐标，为重构中华早期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遗址类型丰富多彩

郑州地区文化遗存类型众多，内涵丰富，再现了中国历史各阶段的恢宏盛景。郑州的考古大发现不是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既有村落遗址，也有古代城址和王都，古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时期，古城从仰韶时期到战国秦汉，手工业遗址从陶瓷三彩到冶金铸币，各个时代、各种类型应有尽有。郑州地区汉代画像砖的艺术风格在全国画像砖中独具一格，保存完好的打虎亭汉墓画像石、壁画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宋金纪年壁画墓发现众多，为宋金壁画墓的分期建立了标尺。郑州地区黄土深厚，适宜深挖墓穴和丰殓厚葬，使许多帝王把自己的陵址选择在郑州，郑州的地上地下都遗留了大量帝王陵及其文物古迹，各历史时期的平民墓葬更是遍及各地。

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

郑州文物记录了华夏文明的古老厚重。

国家文明在郑州嵩山、黄河区域诞生并持续发展，使其成为华夏民族早期的政治地理中心、文化中心，并孕育出“天地之中”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朴素宇宙观。这种文明萌芽以其自身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对周边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最终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主干文化、根文化。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人脉不息、文脉不断的华夏文明。郑州地区所处的黄淮冲积扇平原，地势平坦、气候适宜，为早期人类农耕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天然的外部环境条件。旱作农业的发展又加快了定居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定居生活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进而推动了国家、城市、青铜器、文字、建筑等文明要素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成为华夏文明萌芽期满天星斗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轨迹是由“满天星斗”发展为“多元一体”。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地区，中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文化，具有根源性、正统性、连续性、全面性的特点。郑州所在的中原地区出土文物以生产、生活器物为主，社会财富主要用于社会的再生产而非宗教活动。这明显区别于周邻地区早期文明以宗教祭祀用品占大宗、将大量社会财富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的考古发现，比如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出土大量宗教、祭祀类玉器，三星堆遗址出土众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大型青铜

器。中原地区注重社会财富再生产的发展模式，在人类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低的文明早期阶段，在气候环境巨变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保证了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和延续，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根”文化，成为华夏五千年文明的主体文化。

承载了华夏文明历史发展主线的古都郑州，在新时期勇担文化复兴之重担，以黄河、嵩山为载体，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中心，建设中华文明标识示范城市，构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坚定文化自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选择。

《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首次把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作为国家战略。建设中原经济区，经济“硬实力”是基础，文化“软实力”是平台。作为华夏民族千古积淀的文明精髓，厚重文化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推动力。

目 录

序	(i)
绪言	(iii)
第一章 旧石器时代郑州的考古发掘	(1)
第一节 距今10万~5万年前郑州的考古发掘	(1)
第二节 距今5万~3万年前郑州的考古发掘	(7)
第三节 细石器时代郑州的考古发掘	(17)
第四节 石器技术变革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20)
第五节 郑州旧石器遗址在东亚人类起源与文化交流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4)
第二章 裴李岗文化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27)
第一节 新郑裴李岗遗址	(28)
第二节 新密荻沟北岗遗址	(30)
第三节 新郑沙窝李遗址	(32)
第四节 新郑唐户遗址	(33)
第五节 郑州朱寨遗址	(35)
第六节 巩义瓦窑嘴遗址	(37)
第七节 郑州裴李岗文化遗址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面貌	(40)
第三章 仰韶文化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51)
第一节 郑州大河村遗址	(51)
第二节 荥阳青台遗址	(62)
第三节 荥阳点军台遗址	(66)
第四节 郑州后庄王遗址	(67)
第五节 郑州站马屯西遗址	(68)
第六节 巩义双槐树(滩小关)遗址	(71)
第七节 郑州西山遗址	(73)
第八节 仰韶文化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性质	(79)
第四章 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85)
第一节 登封王城岗遗址	(87)
第二节 新密古城寨遗址	(96)

第三节	新密新砦遗址·····	(101)
第四节	巩义花地嘴遗址·····	(109)
第五节	郑州龙山文化的面貌与早期夏文化研究·····	(112)
第六节	郑州东赵遗址·····	(117)
第七节	荥阳大师姑遗址·····	(122)
第八节	新郑望京楼遗址·····	(128)
第九节	郑州洛达庙遗址·····	(135)
第十节	新密曲梁遗址·····	(137)
第十一节	登封南洼遗址·····	(140)
第十二节	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研究·····	(143)
第五章	商代郑州的考古发掘·····	(149)
第一节	郑州商城·····	(149)
第二节	郑州小双桥遗址·····	(195)
第三节	新郑望京楼遗址商代城址·····	(209)
第四节	荥阳关帝庙遗址·····	(221)
第五节	郑州梁湖遗址·····	(225)
第六节	郑州马良寨遗址·····	(227)
第七节	郑州地区晚商墓葬·····	(229)
第六章	两周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238)
第一节	荥阳娘娘寨西周城址·····	(238)
第二节	郑州祭伯城西周遗址·····	(244)
第三节	荥阳官庄西周城址·····	(246)
第四节	新郑郑韩故城·····	(250)
第五节	登封阳城·····	(269)
第六节	郑州地区西周墓葬·····	(271)
第七节	郑州地区春秋战国墓葬及分期·····	(273)
第七章	汉代郑州的考古发掘·····	(283)
第一节	荥阳故城及汉代冶铁遗址·····	(283)
第二节	郑州地区西汉墓葬·····	(289)
第三节	郑州地区东汉画像石与壁画墓·····	(303)
第八章	唐宋时期郑州的考古发掘·····	(320)
第一节	隋唐大运河的调查与发掘·····	(320)
第二节	唐宋时期的瓷窑与三彩遗址·····	(326)
第三节	隋唐墓葬的发掘·····	(340)